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裘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馮萬程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三十二

明　楊士奇等　撰

用人

宋太祖時符彦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王祐代之俾察彦卿動靜祐以百口明彦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彦卿由是獲免

太宗雍熙四年陳王元僖薦趙普上言曰臣伏見唐太宗有魏玄成房玄齡杜如晦明皇有姚崇宋璟魏知古皆任以輔弼委之心膂財成帝道康濟九區宗祀延洪史策昭煥良由登用得其人也今陛下君臨萬方焦勞庶政宵衣旰食以民爲心歷考前王誠無所讓而輔相之重未偕曩賢況爲邦在於任人任人在乎公正公正之道在於賞罰斯爲政之大柄也苟賞罰匪當淑慝莫分朝廷紀綱漸致隳紊必須公正之人典掌衡軸直躬

敢言以辨得失然後彛倫式序庶務用康伏見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開國元老參謀締構厚重有識不妄希求恩顧以全祿位不私徇人情以邀名望此真聖朝之良臣也竊聞憸巧之輩朋黨比周衆口嗷嗷惡直醜正恨不斥逐遐徼以快其心何者葢慮陛下之再用普也然公讜之人咸願陛下復委以政啓沃君心羽翼聖化國有大事使之謀之朝有宏綱使之舉之四目未察使之明之四聰未至使之達之官人以材則無竊祿致君

以道則無茍容賢愚洞分玉石殊致當使結朋黨以馳騖聲勢者氣索縱巧佞以援引儕類者道消沉㝠廢滯得以進名儒懿行得以顯大政何患乎不舉生民何患乎不康匪踰朞月之間可臻清靜之治臣知慮庸淺發言魯直伏望陛下旁采羣議俯察物情茍用不失實邦國大幸籍田禮畢太宗欲相吕蒙正以其新進籍普舊德爲之表率冊拜太保兼侍中帝謂之曰卿國之勲舊朕所毗倚古人恥其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

端拱二年太保兼侍中昭文殿大學士趙普薦張齊賢可任爲相上奏曰臣叨受寵榮致招殃咎昨縈疾苦全是困危承聖主之憫憐切加救療念微臣之衰朽難以扶持近者雖獲朝參尚無氣力料玆病苦那得久長疑大限以非遥恨深恩之未報儻歸泉壤實負穹蒼臣是以斟酌物情體量時事今有合關顧慮須至敷陳虔傾無隱之誠顧因太平之業況國家山河至廣郡縣尤多寰中之文軌雖同塞上之干戈未息勞民動衆寧有了

期歲久年深别憂生事防微遠慮必資通變之才定難扶危宜退謟諛之輩此時機務須藉正人去年醜虜侵邊生靈受弊萬乘軫焦勞之慮千官無翊賛之功最是微臣偏懷愧耻即目同僚共事無非謹審清廉唯於獻替之時並執謙恭之禮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宜求抱義之人必有分憂之士臣竊覩工部侍郎張齊賢早居鄉曲流布令名開寳年中西京知府焦繼勲河南縣令盧振等當時同上奏章並以賢良稱舉從來履行本是真

純後來御試登科遐方奉命親民涖事頗著廉平數年
前特受聖知昇於密地公私識此盡謂當才不期歲月
未多出爲外任臣在鄧州日雖聞消息未測緣由日來
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
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遠方知如裴度爲
相之日正色當朝捐軀佐國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而能
黜退姦邪不避權勢致其朋黨疾之如讎雖讒毀競生
頻遭罷免而忠勤顯著轉重功名平蔡州五十年賊臣

並因裴度之功李林甫居相位十七年不曾忤旨唯將
諂佞自固恩榮黨惡容姦承顔順意安禄山顯有悖逆
並不隄防以致敗國亡家皆因悖逆所致林甫既死斵
棺棄屍況明皇帝文武聰明唐朝英主良由委任非當
爲患實多唯有用人不可不謹則知抱忠良者豈肯依
違懷諂佞者唯思茍且若非察言觀行何以知見否臧
張齊賢素藴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處淹
經國之才堪副濟時之用伏乞皇帝陛下留居左右歷

試艱難緩急之時堪期得力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所
以潛貢管窺望垂天鑒更希詢訪免誤安排冀分宵旰
之憂同建久長之策臣之此狀特乞留中所貴全繫君
恩免貽衆怒僭踰之罪無以自逃
真宗咸平元年知虢州謝泌乞用宿舊大臣以小人爲
戒上奏曰臣伏覩詔書以近日不逞之徒所陳述者皆
閭閻猥媟之事臣聞古先哲王詢于芻蕘察於邇言者
葢慮視聽壅蔽故採此以達于物情亦罕聞用其言不

察其實而遽行其事也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先朝時侯莫陳利用陳廷山鄭昌嗣趙贇之徒喋喋利口人心惟危賴先帝聖聰尋各誅翦然爲患已深矣此皆陛下備見之也自陛下臨御以來盡去此輩是以天下咸知日月之明乾坤之大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望陛下行之久而惟新唐明皇初用姚宋則治晚用林甫國忠則亂此亦望陛下深加聖慮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古者輔聖帝佐明王建萬世之基立不拔之策

者必倚老成之人至於成康刑措益從周召之謀文景清靜亦用蕭曹之畫明皇太平復是姚宋之策夫精練國政斟酌王度未聞市井之徒塵走之吏可當其任也陛下深察前古用小人則亂用大臣則治然後小人不敢萌心而大賢得以畢力也

咸平中轉運使劉綜上言天下州郡長吏審官皆據資例而授未爲得人自今西川荆湖江浙福建廣南知州或地居津要或戶口繁庶之處望親加選任其執政舊

臣及給舍以上知州處亦擇官通判又京朝官當任遠官者率以父母未葬為辭意求規免請自今父母委未葬者許請告營辦審官投狀並明言父母已葬方許依例考課違者並罷其官

天禧元年權右正言魯宗道奏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

之令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爲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倣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帝納之

真宗時知處州楊億薦韓永錫上奏曰臣忝分朝寄獲總郡符官吏之間合知其能否闕庭之遠敢避於薦論臣伏見前監本州縉雲縣茶鹽酒稅三班借職韓永錫早以明經曾干場屋晚不擇禄遂齒班行一自監臨六遷寒燠檢身奉上挺夙夜匪懈之誠守道安貧勵風雨

弗渝之操士流推慕名跡藹然臣詢於羣倫備知行實
筦榷之任不足盡才州縣之間可使從政儻預守人之
選必成循吏之名臣竊覩淳化四年選進士諸科舉人
充班行曾降宣命如兩任六考無遺闕許與文資安排
永錫考秩之間與詔書而未應臨蒞之際實官業之甚
優伏望聖慈特與文資昇獎徇私黷貨保其不爲有此
臣當連坐
仁宗天聖五年左正言劉隨上奏曰臣伏見宰臣王曾

因淥微痾拜章求退深自刻責歷懇再三兩宮感慈未賜允許聽於羣議亦所不安中外具瞻早期仍舊臣職居諫列亦合敷陳伏緣進退大臣治亂攸繫忠良進用則天下皆喜憸邪進用則天下皆懼譬之兵器回柄與人苟非溫厚端良未可容易輕授盇君子得柄則裁成景化折衝禦侮以安天下唐明皇用姚崇是也小人得位則中傷良善剸割任情以危天下唐德宗用盧杞是也且君子小人各有其黨君子之黨起則禮樂興行仁

義是蹈長轡遠御邦家用寧唐太宗之世是也小人之黨起則姦邪欺罔請託害政詐作威福以亂天下唐順宗之世是也是以知進退宰臣不可不謹臣觀王曾厚重寡言公忠有守先朝超擢參預鈞衡兩宫聖明俾專機務炎涼屢換畏謹益恭人無間言僉謂賢相而況齒髮未暮疾病可瘳願解四輔之班似爲一身之利雖知止不殆宜避遜於崇高而憂國如家未可輕於去就伏望聖慈深加敦喻勿受封章病恙稍平復令視事舉先

朝之甲令以宰司之職業侵權撓政者許其寘法黜幽陟明則委以公行振舉綱條彌綸庶務輔佐聖德以成太平豈不美哉臣竊慮聖慈憫其懇誠或遂來請必若將求宰執思量未易其人中外大臣豈無希望然授其柄政雖簡於聖心得位持權亦防於難制丁謂之類是也臣雖甚寡識亦嘗品量以曾之厚重鎮俗張知白之孜孜奉國呂夷簡之能斷大事魯宗道之事君無隱斯並先帝柬求兩宮登用驅策既久勤勞一心羣議公言

未宜改易所有王曾伏願頻降中使倫宣慈旨候其疾損速赴朝參如此則眷注之情益彰於信用補報之效必盡於才謨輿論若斯謹達天聽

寶元元年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奏曰臣伏以陛下躬至聖開大明數引近臣延謀急政退託不敏開敢言之路日昃便坐以須告猷夫人君據安而念危則終不危操治而慮亂則終不亂何則幾微之兆成敗之端森然前判於胷中矣臣向已被詔對所欲言事聞於上未

合明聽陛下赦其無狀再降德音似欲竭盡下情以裨萬一顧臣敢無辭而對人臣之所以有朋黨者何也由忠邪之不早判耳且君子得位必引其類使協濟忠力不爲私也小人獲進亦引其類使扇動聲勢不爲公也君子指小人所引固曰朋黨小人指君子所引亦曰朋黨君子常少小人常多此人君所以易惑而難辯也陛下何不質之以事驗之以言其言也陰賊忌害巧爲迎合聽之似可用察之而無實小人也其言也質直蹇正

多所補益聽之似逆耳察之而有實君子也又以其言驗其人之行事事與言合者為忠事與言反者為邪不黜其邪不進其忠則朋黨終不除矣臣下之所譏使得行者何也由朝廷聽言之路太廣也夫正人能言邪人亦能言古者稱言之無罪者謂有道之言也若邪人憑虛以害有位架妄以間忠臣亦以為不可加罪則是以言喪邦矣且邪人緣隙投詐寄事造姦詆人必以難驗之文傷人必以似是之語使進不得自辨於主退有以

離間於君於是正人幽憤有功抑退如此者陛下雖加罪焉可也正人則不然毅焉中立侃焉正論引古今之宜根刑政之本質之衆則無害措之事則可行不為勢傾不爲利奪如此者陛下雖加賞焉可也故大闢言路而正言不賞妄言不罰則讒佞終不去矣今議者皆曰朝廷誠安且治臣以爲不然夫三患未去安得爲治直亂之未作耳請試言之夫與賢人謀事而與不肖者斷一患也重選大臣而輕任之二患也大事不圖而小事

是急三患也何則賢人必為國計而不肖者專為身謀為國計者必持至公故言直而援少為身謀者專挾己私故喻巧而援多人君不能察之則姦詐行矣於是言長利者則破之以小害使終不能為利圖大功者急之以近效使終不得立功善令方下而謬令移之矣公議始行而私議奪之矣且不肖之人已不能忠而忌人之納忠已為不善而能敗人之為善改白作黑以是為非若朝廷已知其姦不能斥去郭公所以戒亡也已知其

賢而與不肖者並任之劉向所以獲罪也此方今患之最切者也夫大臣左輔右弼參賛權綱朝訪夕對彌縫漏闕既以爲忠且賢而擢之材且能而任之矣是宜待之以無二責之以一心令或指纖瑕采飛語小則被疑大則賜罷朝爲皐夔暮爲檮杌遂令家無全節人無全行何其有道之世而賢者之乏耶誠任之失其理矣徒使繼至者瞻前畏後偷合取容事存形跡日防猜阻捨國事而不慮苟身謀以自安大臣如此陛下何賴焉且

君視臣如手足彼將以手足爲報君視臣如路人彼亦將以路人爲報此患之次也聚天下莫急於財鎮天下莫切於兵制四夷莫神於機任天下莫謹於官今財已匱而不肯計兵甚冗而不能擇機至而不敢謀官濫而不知選而執事者但且計小利害責小經費羣對而旅前取旨而奉行日循一日歲偷一歲陛下又不念此寧是朝廷福耶此患之又次也假如萬一邊境有事盜賊相扇甲兵宿野糧饋在路此時三患不去誰能出身爲

國與陛下共此安危耶誰能執節慷慨與陛下前死不顧耶臣故曰非能治也直亂之未作耳陛下誠能詔中書門下使擇天下之冗官稍清流品詔樞密院去天下之冗兵寖明紀律斷自宸慮必取成功不使渙汗復收匪石中轉則縣官之財有數年之饒爲萬一不虞之備策之善者也臣智識庸暗不足上當清問輕率狂狷惟陛下裁貸其誅

祁又薦張定方狀曰右臣伏以良工構材爲厦明主構

士為國而材須求集士待舉知然後落成展采功與時立伏見應沈淪草澤科張定方年三十八歳識慮沈敏氣直行危文尚體要不工聲病涉知韜畧兼明遁式甘足貧槁久無仕心昨為鄉黨敦勸入應詔舉六論程藝非其素心有司報罷怡然引去閉關却掃不干州閭立言忼慨指擿民弊臣知壽州日以禮致問延至公門觀其議論卓焉切至因取其所著書得却狄復戎戰書等篇質多采少紀實求當臣亦指文索事與相辨詰觸機

應變籌策有餘非但角空言競華論而已臣以為如定
方等輩不可多得或蒙名赴上都程其所長授一職事
官令往西北邉郡必能研究術畧參賛帥臣討論營陣
商確攻守至於撥煩幹蠱又其緒餘臣既知其人不敢
有蔽謹録定方所著三軸并封上如有可采伏乞特賜
收試果無所取臣甘苟言之罪
仁宗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吏部員外郎范
仲淹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如此為不次

如此則公如此則私況進退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夷簡不悅

康定元年仲淹知延州乞督責管軍臣寮舉智勇之人狀曰臣竊見邊上將帥常患少人今高繼嵩纔亡人情頗駭恐鎮戍不能守禦却須藉朱觀往彼朱觀既去則鄜延路又闕敢勇之將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軍臣僚人員等遞互彈

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如朱觀元是軍班出身因歷邊
任方得將名伏望聖慈專督管軍臣僚等於諸班中搜
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以將校長行或試以武藝或
觀其膽畧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
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所貴諸路漸次
得人不致頻有那移免使戎狄謂大國乏才愈增驕氣
況西北二方將帥之闕實非細事乞國家常爲預備早
加遷擢

慶歷中仲淹爲陜西經畧安撫使奏乞擇臣僚令舉差知州通判疏曰臣等竊以天下郡邑牧宰爲重得其人則致理失其人則召亂推擇之際不可不慎國家承平以來不無輕授應知州通判縣令因舉薦擢任者少以資考序進者多才與不才一塗並進故能政者十無二三謬政者十有七八國家詔令程式天下一體何則能政之處民必蒙福謬政之下民常受弊非國家法令之殊葢牧宰賢愚之異也今四方多事民日以困窮將思

爲盜復使不才之吏臨之賦役不均刑罰不當科率無度疲乏之不卹上下相怨亂所由生若不急於求人早革其獘誠國家之深憂也然自來雖曾詔臣僚各舉所知或舉主非賢則多謬薦臣等欲乞聖慈特降詔書委中書樞密院臣僚各於朝臣中薦堪充舉主者三人候奏到姓名即逐人各賜勑一道令於通判内舉成資已上一員充知州知縣内舉成資已上一員充通判簿尉中舉有出身三考以上無出身四考一員充職官知縣或

於職官令録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仍於勑明言所薦之人若將來顯有善政其舉主當議旌賞若贓汙不理苛刻害民並與同罪所貴生民受賜寇盜自息

仲淹又奏乞於職官令録中舉充京官知縣疏曰臣近與韓琦上言乞擇舉主令逐人於通判中舉知州一員於知縣中舉通判一員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已蒙降勑至密院入遞次臣看詳勑頭名署臣等上言於

理未便欲乞只作朝廷憂勞之意特選臣僚舉官其體甚重仍乞於簿尉中舉職官知縣一員下添入或於職官令録中舉五考以上之人充京官知縣計添一十九字庶無遺才

仲淹又奏舉胡瑗李覯狀曰臣聞臣之至忠莫先於舉士君之盛德莫大於求賢泰通之朝豈敢隱默臣竊見前密州觀察推官胡瑗志窮墳典力行禮義見在湖州郡學教授聚徒百餘人不惟講論經旨著撰詞業而常

教以孝悌習以禮法人人嚮善閭里歎伏此實助陛下之聲教爲一代之美事伏望聖慈特加恩奬升之太學可爲師法又建昌軍應茂才異等李覯邨園之秀實負文學著平土書明堂圖鴻儒碩學見之欽愛講貫六經莫不瞻通求於多士頗出倫輩搜賢之日可遺於草澤無補風化伏望聖慈特令敦遣延於庠序仍索所著文字進呈則見非常儒之學

仲淹又同韓琦奏舉雷簡夫狀曰臣等竊見秘書省校

書郎簽書泰州觀察判官廳公事雷簡夫昨蒙朝廷敦遣起於草澤佐幕以來備見通敏求之多士得爲異才欲乞聖慈特加奬擢與轉一官就差充邊郡通判庶觀能效可進榮階若不如所舉臣等甘當同罪

仲淹又同琦奏乞酬奬張信狀曰臣等竊見環慶教押軍陳奉職張信自殿侍在邊上累次與西賊鬬敵前在延州趙瑜等手下作前隊殺退蕃賊得趙瑜等銀椀衣服後來趙瑜等並轉三資張信即未曾酬奬其人氣豪

膽勇武力過人爲一時之猛士在指使中少見其比欲乞朝廷特與改轉一侍禁送种世衡手下管押軍隊分擘與禁軍一兩指揮專切教習獨作一隊爲奇兵使喚必能身先士卒以立勝功

仲淹又奏舉許元張去惑狀曰臣竊覩國家用兵以來急於財利雖百姓大困更難刻剥三軍不足又須經營莫若求通敏之才省枉費之用庶幾下不生怨上不乏須臣切見殿中丞監在京榷貨務許元才力精幹達於

時務伏望聖慈指揮取索榷貨務勾當過有勞績特與
超轉一官差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必能減省冗費疏
通利源不害生民資助軍國又臣切見張去惑素有時
材不避艱苦昨慶州修大順城建事之初日有寇至人
情畏懼却求中輟遂差張去惑往彼勸諭將佐晝夜興
功衆乃同心方能集事兼於寧州專管修城或創修山
城功料浩瀚並以了畢防城戰具皆能精辦臣昨冒罪
舉本人乞改一官充陜西轉運判官已奉朝旨依奏候

有闕即差令來陝西省罷轉運判官其張去惑自合別
與差遣伏望聖慈差監在京榷貨務替許元勾當臣所
舉此二人若不能辦濟臣甘失舉之罪
仲淹又奏舉杜杞充館職狀曰臣聞書曰先王坐以待
旦旁求俊乂益天下治亂繫之於人得人則治失人則
亂故先王盡心焉臣伏覩朝廷兩府任人多擢於兩制
詞臣必由於館殿是館殿為育材之要府豈宜賢俊不
充至於衰索唐太宗置弘文館延天下賢良文學之士

令更宿直聽朝之暇引入內殿講論政事至夜久方罷

今館閣臣僚率多清貧僑居桂玉之地皆求省府諸司

職任或聞在館供職者惟三兩人甚未稱陛下長養羣

材之意臣竊見虞部員外郎杜杞太常丞章岷祕書丞

尹源祕書丞張掞殿中丞王益柔殿中丞呂士昌大理

寺丞蘇舜欽大理寺丞楚建中環州軍事判官姚嗣宗

國子監直講孫復或文詞雅遠可潤皇猷或經術精通

能發聖蘊伏望聖慈委中書相度其間聲實已著者乞

不限資任先次名試各補館職或有未協公議者乞加詢采更候悉其才行即賜施行今後館閣臣僚供職經二年不就諸司職任者乞特與恩例差遣庶令英俊之遊日玩典籍不親米鹽之務專修經緯之業長育人材無尚於此臣切聞太宗皇帝慕唐文皇之英風特建祕閣與三館並崇聽朝之餘時或遊幸此祖宗盛事不爲不重今館閣供職員數至少臣方敢上言所舉雖多皆縉紳有聞之士更在朝廷取擇臣謂天下至大聖人其

難之綱紀或隳雖治必亂俊哲所聚雖危必安今邊鄙
尚虞旰昃未暇正宜廣搜時彥大修王度以固其本之
時也惟聖慈留意
三年仲淹爲參知政事論轉運得人許自擇知州上奏
曰臣竊見古者内置公卿士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
政外置岳牧方伯刺史觀察使採訪使統領諸侯守宰
以分理之内外皆得人未有天下不大治者也今轉運
按察使古之岳牧方伯刺史觀察採訪使之職也知州

知縣古之諸侯守宰之任也內官雖多然與陛下共理天下者唯守宰最要耳比年以來不知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以一縣觀一州一州觀一路一路觀天下則率皆如此其間縱有良吏百無一二是使天下賦稅不得均獄訟不得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既無所告訴必生愁怨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民既怨叛姦雄起而收攬之則天下必將危矣今民方怨而未甚叛去宜急救之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

罕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權擢幕職官如是行之必舉皆得人凡權入者必俟政績有聞一二年方真授之雖以精擇尚慮有不稱職者必有降黜直俟人稱職而後已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有異政者宜就與升擢之若然官修政舉則天下自無事矣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

仲淹又奏乞許元張去惑下三司相度任使疏曰臣近

與宰臣上殿因議財用不足蒙賜德音謂宜選諸路轉運使臣尋面對云轉運司得平和之人則可得刻剥之人則百姓受弊尋奉聖旨民惟邦本不可侵擾臣退而思之以江淮制置發運司為財賦之要地最宜得人使二員互換上京所轄諸州不暇廵歷臣切見監在京榷貨務内殿中丞許元智識通敏可幹財賦復能愛民不為侵刻遂舉充江淮制置發運判官又著作佐郎通判寧州張去惑昨在邊陲實經煩使遂舉監在京榷貨務

替許元此二人臣曾舉充陝西轉運判官已奉聖旨依
奏候有闕日與差既是轉運判官資地今來舉充上件
職任未至過越切見朝臣宋緘陳執禮為因王欽若妻
并宋綬妻陳乞在京監當有臺官上言不當已奉聖旨
改差臣在樞密院日所舉許元張去惑勾當錢穀雖與
前人陳乞事體不同亦慮三司別有長才可舉伏望聖
慈指揮三司副使相度此二人之才如不堪上件任使
即別舉朝臣庶協公議

仲淹又奏葛宗古疏曰臣竊知延州西路都廵檢使葛宗古為侵用公使錢入己奏案已上朝廷臣昨奏陳邊上得力將佐葛宗古實在其數今恐審刑大理寺斷入極典縱蒙朝廷寛貸亦須降充近下班行必然挫屈更無勇戰之氣臣伏覩刑統節文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有文記准盜論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廨及用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各減一等坐之議曰即充公廨謂以官物廻充公廨

今朝廷支賜臣僚公使錢既已支付逐處更不係省帳拘管不收出剩亦無磨勘其公使錢顯是廻充公廨之物私用者自有上項正條兼元無條貫今將私用公使錢入已為監主自盜之法只是法寺近例斷遣不敢從輕遂至入罪切慮今後有公使錢處官員因循之間為人捃拾多陷除名死罪之坐誠為法之一弊公朝固當正之伏望聖慈宣喚新判大理寺杜曾令上殿揩陳侵用公使錢正條付中書參酌免有枉濫其葛宗古弓馬

精强復有膽勇在鄜延路中最爲驍果今來朝廷選將之際此人實恐難得乞從正條定罪然後議其末減

康定元年知諫院富弼乞令宰相兼樞密使上奏曰臣伏見自來兵機公事全委密院今邊鄙多故不同往時若無更張必有敗闕況事干治亂執政豈可不知文武二途自古一致臣竊覩周史宰相魏仁浦曾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臣今欲乞依故事亦令宰相兼樞密使所貴同心協力各無猜嫌共

議安邊必能集事

慶暦三年弼又乞韓琦范仲淹更任内外事上奏曰臣伏聞近降勅命除陜西四路招討經畧使韓琦范仲淹並授樞密副使仰認聖意只從公論不聽讒毀擢用孤遠天下之人皆謂朝廷進用大臣常如此日則太平不難致也然議者惟云進用大臣雖則美矣其如西寇未殄亦須藉才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羣論皆願一名名來使處内一名就授樞副之命且令在邊表裏相應事

無不集以臣愚慮亦謂羣衆所說甚得允當然近日或聞有異議者謂樞密副使不可令帶出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為例深不穩便此乃橫生所見巧為其說沮陛下獨斷之明害天下至公之論臣謂立此異議者必知韓琦范仲淹以西事方急堅辭此職既未肯從命而來又不令帶出外任是欲惑君聽抑賢才姦邪用心一至於此況先朝累曾有大臣帶兩府職任應急出外事畢還朝不聞後來有武臣援以為例臣願陛下無信異說

專採公論一名名來使處於内一名就授樞副之職且令在邊或許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亦甚穩便内外協濟無善於此臣旦夕來聞韓琦范仲淹已有奏報西事未了懇辭恩命朝廷乘此處分深合事宜臣不勝懇懇激切之至

弼為樞密副使薦張昷之等可充轉運使副狀曰臣近曾兩奏乞令中書樞密院通選諸路轉運使副令逐路轉運選轄下知州逐州選部内知縣縣令若此三種官一

一得人則天下自然無事朝廷不勞而治矣然欲知民細微利病須要好縣官欲得好縣官須先擇好知州欲得好知州須先擇好轉運使副須是輔弼大臣用心至公精加揀選親戚故舊者不得蓋蔽可去者必去之仇讎疎遠者不得抑塞可用者必用之去之者勿避其怨謗用之者勿求其感激不邀恩於已不推過於人若能如此則天下賢者才者可以盡為朝廷之用何患不得諸路轉運二三十人而已伏緣國家之事莫非至公須

是輔弼大臣用心精選當黜則黜則退黜之人以謂朝廷公行自然無怨人既無怨事乃平貼若有大臣不存公共之心推事與人則退黜者以謂朝廷本不退我只是某人私相見排遂生怨怒架造讒謗君聽既惑事乃破壞此於朝政為害之大者也今既委逐路轉運使副升黜一路知州其權甚重其事亦大須是有才識能分別善惡仍須推心至公而行事果敢然後可當轉運之任今逐路見任及新差下未到任轉運使副共二十八

員其間的有才識能分別善惡推心至公行事果敢者無三人而已其餘雖別無顯過可黜奈何碌碌常才緩急無用其間亦有作過之人但未敗露或以敗不行若不更張必難集事臣今來於衆論得九人皆謂堪充轉運使副可以委付選擇轄下知州必得盡公不負朝廷差委謹具名次如左三司鹽鐵副使張昷之知雜御史魚周詢史館修撰王質知諫院王素三司判官沈邈知濰州董儲江南東路提點刑獄楊紘權三司判官杜杞

權三司判官燕度右九人皆搢紳之選今來且充諸路轉運久而皆可拔擢任使更乞令兩府同共銓量施行內董儲是宰臣晏殊遠親然其人實有才用但年齒稍高而心力不退不可以大臣親嫌而廢也臣又慮諸處現任轉運使副例各未滿或別無顯過恐中書以謂替罷無名臣今欲乞特降詔書告諭天下備陳轉運使職任非輕自來有失精選致職事廢弛物論大以為非昨據樞密副使富弼上疏乞澄汰天下不才轉運使副使

下中書樞密院令同共用心推擇中外有才識堪任轉運使副臣僚令據兩司條奏到某人已下若干人堪充轉運使副已令差赴逐路充職幹當務在稱職以副朝廷委任之意又據兩司條奏到見任轉運使副某人以若干不聞顯効並仰中書門下就便別與差遣若降此詔告諭天下則退者以兩府公黜自當無詞進者以兩府選差孰敢不勉如此行遣不是無名使天下之人耳目一變謂朝廷進善退惡政令清明守官者各知恐懼

不敢因循豈不美哉豈不善哉

仁宗時宋庠奏曰聖詔曰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通變於時邪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于下邪臣等竊觀舊史欲治之主未嘗不留意守宰以寧方内慎求將帥以清戎索矧陛下秉至聖之德御久安之世靖民防患孰先於此謹按朝廷列郡四百地踰前代參建官吏分督政條其間知州實匪輕選大者則領以公相

次者寄以從官自餘遠邇由卿監郎官而下莫不惟材是擇考績序遷一有踰違並從案劾或降或罷無所私焉臣等以謂選任之官如此粗足若欲人皆名杜政必龔黄質於前聞恐難盡善然重内輕外今古常情臣等敢不更務采掄審加勸沮或申明約束或廉察風謡奏最之科庶幾可復然不得謂制度不立矣若乃將帥之舉宥密是司國朝之規名分難越儻或奇材拔於羣萃勇略著於邊疆任用之間亦當公論然亦不得謂簡擢

不臻矣

慶歷中知諫院蔡襄乞罷呂夷簡商量軍國事上奏曰

臣伏見前宰臣呂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三次詣夷簡家議事及守司徒罷相之後朝廷有旨令商量軍國大事今月二日宰臣章得象以下又詣其家評論西事臣切謂夷簡病時陛下於内中開設道場及賜手詔錫與至多眷注之心當世無比臣謂陛下假人以恩則可假人以禮則不可何哉陛下春秋方盛固宜親决萬幾

却令宰臣樞密諮夷簡決事臣恐天下四夷聞之謂陛下如何主也两府大臣輔陛下而治天下者令乃並勿受事於夷簡之門里巷之人指㸃竊笑臣恐天下四夷聞之謂大國乏材而無上下之分雖陛下特隆恩眷優待老臣正得為君之道而夷簡不能上承陛下之意而無引避推讓之心夫為人臣端居私家屈大臣而自便於理安乎況夷簡謀身忘公養成天下今日之患遂致二邊連構百姓困窮萬手所指無敢言者上天降鑒祖

宗垂靈輒以病觧而陛下尚令參決大政是陛下至今末之悟也臣切以陛下即位之初夷簡便為參知政事其後數年漸至宰相出陳州半年復入又出許州一年有餘移領魏府召歸作相首尾二十年間不居政府纔二年有餘耳前後雖有王曾李廸張士遜陳堯佐王隨等更迭為相而歷年之深無如夷簡輔政以來所言之事陛下一皆聽信而施行之出藩未幾還當大政以病居家兩府問事得主之深無如夷簡輔政既久得主又

深固當敦風教正庶官安百姓鎮四夷今乃不聞功業但為私計豈不負陛下眷遇之意也夫開直言旌讜論者宰相之體也夷簡執政以來屢貶言者凡三四次如曹修古叚少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修等或謫千里或抑數年或緣私恨假託人主威權以逐忠賢以洩已怒殊不念陛下虛受惡名此不忠之大者又使天下之人父敎其子兄敕其弟咸以直言為諱此乃絶忠讜之嘉謨成本朝之闕政其過一也夫奬

懿行厲廉節宰相之方也古之聖人教人之道先以名節為本若不使好令名則何惡不為何善不毀縱不陷於惡亦不免碌碌因循為闒茸之人也夷簡為性不臧欲人附己見為善介特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貴以污之善人恥此往往退縮以避好名干進之毀是以二十年來人人不肯尚廉隅厲名節淺者因循闒茸深者靡惡不為都無愧恥但能阿附夷簡夷簡悉力護之姦邪不敢浸成此風習以為俗又使天下之人皆以遜

利為智能遠勢為愚鈍此乃廢廉恥之節成奔競之風其過二也夫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宰相之行也夷簡一恩之施皆須出我門下或先露其事使人預知或先抑其事然後與行若不可行者小則歸怨同列大則稱奉聖旨以是阿附者多陰為羽翼使天下之人迷大公之論有朋黨之議其過三也夫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臣見數年以來審官院京朝官吏部銓選人樞密院三班院使臣授官之後例皆待闕一年二年以此計之

冗官至多而曾不裁損竒材異績不聞奬抜貪墨昏耄之人曾經免罷責罰及來雪理務施小恵多與收録使天下貪廉混淆善惡無别其過四也夫富國恤民宰相之事也自關陜兵興以來修完城壘饋運芻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内則帑藏空虚外則民力殫竭嗟怨嗷嗷聞於道路不幸有水旱之災其變不可量也葢由不選材能充三司使副使發運使轉運使但務收取人情用為資歴纔至數月即又遷移循環奔走日求升進欲以

興財利寬民力其可得乎其過五也夫懐忠誅逆宰相之略也邊鄙無事之時臣僚或陳備邊之策或述禦寇之方皆為虚妄引惹或降差遣或與衝替邊臣因此唯尚姑息是以士卒不練器械不完黠羌窺我强弱輒懐異志夷簡當國之後山外之敗任福以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役葛懐敏以下死者又數萬人葢由遣命將帥或分或合法制不立上下不和大戰則大敗小戰則小敗使生靈肝血塗染砂磧父子夫

婦存歿冤痛廟堂之上成算安在其過六也夫暢國威制鄰敵宰相之謀也自西師敗歿之後北敵乘隙遣使入朝輒違先帝之盟妄請關南之地歲增金帛僅二十萬而猶勒兵壓境堅求納字淩脅中國大為耻辱度其禍福譬若疽瘡但未潰耳制敵之術為患日深其過七也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以至事事隳壞如此臣謂夷簡若實有智謀執政從來只務固寵不肯施設是不忠也若竭盡智謀區處

顛倒是不材也不材不忠二者必當一責尚貪威勢不能力讓或聞夷簡乞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而不止之心也臣又見故相王旦執政僅二十年後以病退只帶宫觀使名不復與聞邦政故事甚明其夷簡伏乞朝廷特罷商量軍國大事庶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陛下於夷簡正君臣之分存終始之恩伏乞陛下斷而行之以全國體

三年襄乞令韓琦范仲淹更任内外事上奏曰臣伏見

陜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令赴闕臣竊料琦等必再有陳論辭免於未決之間而異同之說有三焉曰使琦仲淹偕來也曰一處乎内一處乎外也曰皆留在邊也使之偕來者此朝廷之本意蓋陛下推獨斷之明採至公之論以二人久處邊陲詳知本末致之宥密思有變更將以求破賊之計耳然論者之說曰邊臣最苦者奏報文字或有稽緩或即裁制動不如意所以久

無成功今得邊臣而任之則細大可知表裏相應也用兵不勝由軍制未立無部分統轄之法若不更變未見可勝之期今得邊臣而任之可責以更變之術所以宜一處乎內也西寇雖已請盟而戎心不可倚信琦等素習兵事上下之情通浹今盡還朝新帥鄭戩山川之險易未知軍旅之部伍未練若賊乘我機便忽有奔突必難制禦此所以宜一留於外也曰皆留在邊者此沮抑之論也惡琦仲淹者若於陛下前百般毀短之陛下必

不信矣若稱其材德而言陛下不得不疑也必謂仲淹等威名已著羌戎畏甚今將去邊必有侵擾臣謂不然仲淹作招討使羗戎既畏其威名今在樞府正議兵謀其畏必甚矣若謂關中民情素所倚賴今既還朝衆所失望臣又謂不然在陜西民既倚賴今在樞府必陳利病而行之所賴者愈大以是校之情僞甚明然或者謂二人孰宜處於内外臣以物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則仲淹出韓琦之右處内者謀之

而處外者行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也其
韓琦范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避各授恩命上以明陛
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公論也
襄又論用韓琦范仲淹不宜使後有讒間不盡所長上
奏曰臣伏見去月以來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
又數日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
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號以
為樂者謂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易

泰之彖辭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辭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欣者豈以一邪一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葢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雖然臣竊憂之頃年莊獻明肅太后初棄六宮陛下親臨庶政一日出令邪臣沮氣天下觀聽洒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

數年方内無事左右之臣易於襲常而恬於苟安陛下憂勤之心且亦少懈已而西羌背違舉兵寇邊遣將興師屢戰屢敗饋運賦斂百姓困窮北朝乘勢窺我彊弱遣使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息四海嗷嗷曰憂一日以將來之患當如何也然猶指忠賢之士而屬望焉幸而進用庶其叶力而大有為以解焦勞之急陛下奮發剛斷博採物論拔而任之人人懽欣而臣獨切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拘舊例使之不盡所

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恨所損不細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安時調養適宜固不病矣其在皮膚醫者能早去之病且安矣此二者皆已不及而病在肢體正待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儻信任不疑聽其設施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考茍於此時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和扁之妙難責速效矣願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生民之困憤西北二虜之恥發乾剛夬決之道拔賢材收衆策不憚改

作以成大功天下幸甚

襄為起居注乞罷王舉正用范仲淹上奏曰臣伏以當今之務至要至切者莫若擇執政之臣執政之臣苟容不材欲百職修舉者無有也切見參知政事王舉正材能最下久忝大用柔懦緘默無補於時天下之人指目羌虜為患兵戈未寧生民窮困國賦貧匱陛下豈不念祖宗社稷之重國家安危之計而令舉正碌碌備員自陛下擢用韓琦范仲淹以來人人日期大任韓琦范仲

淹見已到闕若以處置邊事韓琦足以當之乞移仲淹參知政事其舉正伏乞退罷以叶公議

襄又奏曰右臣近論述參知政事王舉正柔懦緘默無補於時特乞罷退樞密副使范仲淹才名德望素著於人乞參知政事或者以謂若用仲淹參知政事却令舉正復入樞府朝廷於大臣不失進退之體臣切謂舉正軟懦無能豈可却令入樞府雖中書總天下之事重於樞密院專講兵謀豈可用不才之人也臣聞人主御羣

臣稱職者用之不職者去之舉正預政以來有何建明著於時論儻不以罪斥而以恩罷其為幸也大矣伏惟陛下天資仁厚不忍失一大臣之意奈何羌虜皆横生民已困兵戈未寧水旱不節嗷嗷四海思望休息急於用才之日陛下雖欲存小惠宰輔雖欲芘同列豈不悞國家大計乎伏望陛下發乾剛出聖斷退舉正用仲淹以荅天下之望臣為諫官論列大臣先當議其才與不才若舉正過惡未欲盡言願朝廷早以禮去之無令醜

迹纍揚於事為便

四年襄又奏乞留歐陽修狀曰臣竊見知制誥知諫院歐陽修授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臣等巳有論列乞罷河北之任依舊知諫院至今未蒙朝命臣等伏念事有重輕度才而處才有長短適用為宜朝廷安危之論繫於天下則為重河北金穀之司繫於一方則為輕修之資性善於議論乃其所長至於金穀出入之計勤幹之吏則能為之任修於河北而去朝廷於修之才

則失其所長於朝廷之體則輕其所重伏惟陛下增置諫員以來外人不計諫官之能否但知陛下有開納之美一旦驟榮修之身便令遠去外人不知朝廷任用之意但以修好切直不容於時臣等非私於身寔為朝廷惜任人之體伏乞陛下罷修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職任令依舊知制誥知諫院事

仁宗時襄請叙用孫沔狀奏曰右臣伏見分司南京孫沔以罪譴謫臣以守官海域去京師至遠事至傳聞不

得真實然觀貶降之重及有履藏之詞皆謂孫沔知杭州日有趙氏事沔誠有之固當重責然沔之治杭州剗除蠧弊擊擿豪强令行禁止與浮屠大族日為讎敵其閒雖有過當然風俗混淆至今衰息所為如是雖至愚之人必能自察沔雖闊略然老於人事以嚴明自處而輙為不法至此使一日罷去小人共怨何恃而得安全是明目而投陷穽孰肯為哉臣恐審問體量之際未得其實臣聞趙氏與父同日下審問所其父一夕而死所

以道路之言皆謂搒掠以成其事古者大臣不理況究沔以嘗副樞密待罪而已臣恐繼今以後大臣有罪不能自明由沔而始頃年儂賊寇鈔二廣近侍至多獨沔被譴瘴毒惡地干戈危處沔親當之是亦有勞矣今以累赦之餘三州按索安能無過沔且老摧落之餘豈復自振然臣子之分惡名難受伏乞陛下哀憐念已用之效察難明之咎湔洗拂拭有所任用必能修省以報陛下天地再生之施

襄又奏乞選擇翰林學士不用資序劄子曰臣風聞臣僚上言為翰林學士員闕乞未添補臣竊謂暫減員數不若精選才賢有唐以來此職最為清近朝夕閑宴與天子論議天下之事如陸贄李絳皆不世之才所論者足以開悟人主聰明賛成天下之業今來只循資序隨例補選或行迹姧邪或才識暗懦中書據名除改莫敢抑退況兹一職動是兩府之資茍不擇人豈陛下選任忠良之意臣欲乞今後翰林學士闕員中書不得依資

差除伏望出於聖衷選人任用庶乎奸邪暗懦之人無由濫進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二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用人

宋仁宗時歐陽脩舉米光濬狀曰右臣伏自准勑計置河東沿邊粮草所過州軍遍見文武官吏不少其間臨民治軍可稱邊任者絶難得人伏見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嵐軍使米光濬年四十餘世家代州熟知本路

邊事出於將種練習兵機兼有膽勇會弓馬自到岢嵐
二年處置皆合事宜昨代州寧化各為守將非才引惹
北人爭侵疆界惟岢嵐草城川正當北界要害之地去
年北人來侵疆界光濬應機拒守故獨岢嵐得不侵却
土地亦不張皇臣自過本軍體問軍民備得其實伏覩
近降宣命指揮差李偉替令赴闕切以邊鄙常患難材
茍得其人豈宜屢易兼自有移替宣命軍民並各衆狀
舉留其米光濬臣今同罪保舉再任岢嵐如再任後犯

入已賍及邊防軍政但有一事敗悞並甘連坐具狀奏

聞伏候勅旨

又狀曰右臣近曾同罪奉舉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米

光濬再任岢嵐軍使竊知朝廷為光濬病患曾加體量

臣昨任岢嵐親見光濬絶無病狀體問得去年偶因飲

酒暫曾不安竊縁本人有心力會弓馬諳熟邊事善撫

軍民況岢嵐當草城川一路地形平坦與北寇止隔界

壕不比代州尚有險固捍禦控扼尤藉得人臣嘗見朝

廷選擇邊將比及於武臣中求得一人常患難得而任使俟其知次第亦須年歲之間其米光濬於武臣中不易多得在岢嵐既久又已知次第其人既不病患又無過犯料其替去别得差遣必與今任輕重一般與其移易往來不若責之久任況知光濬亦累曾乞替臣今所舉非狥光濬之私葢為邊防之計其米光濬伏望聖慈特加奬擢與優轉一官且令再任以防緩急可以使喚如朝廷遣官及再任後犯入已贓及邊事有所敗悞臣

並甘同罪

慶歷三年修又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曰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為樞密副使萬口懽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禀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說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用矣可惜不令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

本萬事無不總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才久居柄用糵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叶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況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離兩府全無所損伏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占

賢路如允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或尚未欲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如仲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

修乞力拒浮議終責任范仲淹等上奏曰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相與維持而君臣相得之難謂之千載一遇令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

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上下如此
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爾況仲淹富弼是陛下
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
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爾及見近日特開天
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
且喜此二盛事固以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
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用此
二人欲作何事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是陛下得

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效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鋭志必不自怠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不必相忌而沮難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絶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世之積獘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奸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譏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

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奸謗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四年修又論鄭戩不可為四路指討上奏曰臣伏覩勅除鄭戩知永興軍兼陜西都部管自聞此命外之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置都部管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唯夏竦往年所任

鄭戩令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
者先問能將幾何令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
數十州之廣番漢數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
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管而諸將自
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禀朝廷假如邊將有
大事先禀於戩又禀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
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
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柵遠

者千餘里使識一二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為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識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為無權之大將若知識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為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令都部管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禀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令都

部管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師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巳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為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管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內居永興而遥制四路則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

長安撫民臨政以為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體皆順處置合宜

修又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曰臣伏見近差薛紳為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昔日差人更有不如紳者亦不足恠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換易忽見却用薛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邈替却晁宗簡今用薛紳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以

未喻也平時無事公私上下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
而已所以齪齪廉謹不為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苟
祿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
未敗悮今天下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横而州郡無備
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戶凋耗雖有出
人之方尚恐不能了事豈可尚循舊例依次用人然臣
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脫去舊例如紳之輩謂其已
作省判須令作轉運則獘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擇也

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永無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為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為利甚大則失人為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

修改右正言論轉運所按吏不必更令提刑體量上疏

曰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爲體量知潤州席平爲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爲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則又何疑然又不知爲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萬一

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為才卲飾合得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况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誰不識乎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提刑體量然後為定令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謹為名其實不肯生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狀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已

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令按察使依禀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令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難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辦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委别人則飾之使

威誰肯信服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為不獨

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廷不行

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

也伏望聖慈特勑其邵飾所奏特與施行今後按察使

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别官示以不

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

嘉祐元年修為翰林學士論用人之要在先察毀譽之

人奏曰臣伏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為樞密使旬日以

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搢紳公議漸以沸騰蓋縁昌朝禀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飾奸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相位屢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謹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若所譽者君子所毀者小人則不害其為進用矣若君子非

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乎朝危言讜論不附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素為中外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非矣宦官宫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皆以昌朝為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為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官創造事端謀動大

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嫌疑必難啟口若與立朝忠正之士謀之則無不以為非矣其稱譽昌朝以為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為天下而用之乎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料陛下必不為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為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陛下視聽漸熟遂簡

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於聖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大臣體輕連為言事者彈擊盡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令昌朝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交結中貴因內降以起獄訟以此規圖進用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騰也令昌朝未來議論已如此則使在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

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必
為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抑左右隂薦之言採縉紳
公正之説早罷昌朝還其舊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為學
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外庭
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脩又舉胡瑗奏曰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
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奨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
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

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鏁廳進士得解人中三百餘人是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是朝廷美事令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徒最多史冊書之以為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于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為可惜也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管勾太

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

脩文舉梅堯臣狀奏曰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

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行方樂道

守節辭學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

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家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

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

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

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脩舉處士陳烈狀曰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為學者師法庶幾內修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為虛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

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名致太學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朝廷崇賢勸學之實

再舉陳烈狀曰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為博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說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為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為況聖恩優異褒貴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為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

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有國學之名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逡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婾薄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至徐可推恩況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

欲乞早賜指揮

修又舉進士張立之狀奏曰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僞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奬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吏累次保明安撫臣僚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其人母年八十無禄以養銓司近制於選

人秖許入邉逺官立之家居則患禄不逮親欲就逺官則難於扶侍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襃勸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奬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問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狀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令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里仍乞著

爲永式其張立之如允臣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四年修又論包拯不當代宋祁爲三司使狀奏曰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

者知廉恥修禮遜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遜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

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
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
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
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
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
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
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嘗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
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

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姿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重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墮寛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邉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

三數大臣鋭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别賢不肖進退才不才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為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尚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為巳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漸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奸邪

屏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甚盛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皆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而事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陥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奸佞之

人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

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為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極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彰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極他職置之京師使極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極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令又獲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極而壞之

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五年修舉布衣蘇洵奏曰臣猥以庸虛叨塵侍從無所
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為時得
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風勵學
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中守
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
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
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

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為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辨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録謹具狀奏聞

慶歷三年監察御史裏行包拯論縣令輕授疏曰臣聞

古之所重為民父母者縣令耳今之所賤而不能振起
風教者亦縣令耳蓋擢用之際未精其選凡其清流素
望或稍挾權勢之人即苟謀他官恥為縣道但庸人下
品甘於其職雖郡隷吏卒皆能訶制苟免罪戾之不暇
欲振起風教為民父母其可得乎且今朝廷仕進清選
大臣子弟偶縁文墨或希辟命即自下僚擢陞館職不
然才出外任例為簽判不鎟為縣便作通判知州洎為
長吏昧於民情懵然其間不知治道之出況四方多務

令長尤在得人欲乞今後貼職并簽判及京朝官凡歷任中不曾任縣令及知縣者不得便為長吏按察之官且令知縣方得入通判知州如此則宰邑得其人長吏亦不能僥求而至

四年極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第一劄子曰臣竊見諸道轉運司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章疏相繼頗傷煩碎兼聞審刑院大理寺日近奏案尤多倍於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掎摭

徽累不辯虛實一例論奏孤弱無援者則按以深文權勢豪猾者則縱而不顧内則狥一身之利以殖其私外則竊振職之名以圖其進效尤無恥惟恐不及至有公清守節之人或不曲事左右為衆所嫉者即被加誣構成其罪遂使守巳之士或負終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務德澤罕用刑法故董仲舒曰陽為德為春夏當和煦發生之時陰為刑為秋冬在虛空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亦當上體

天道下爲民極故不宜過用重典以傷德化昔暴世法
網凝密動罹酷㓙下不堪命卒致潰亂老子曰其政察
察其民缺缺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臣願聖明鑒於此言
而無忽焉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廹若乃專用刻薄好
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國家之福也雖朝廷累降
詔命約束罕或遵禀此弊不去爲患寖深欲望聖慈宣
諭執政大臣應轉運提刑等並令精選廉幹中正之人
以充其職苛細矯激之輩屏而不用則天下幸甚

極又進第二劄子曰臣先曾上言以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傷煩碎兼審刑院大理寺奏案尤多倍於往年況無大段罪名並是掎摭微累不辨虛實一例論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其廉慎自守者則以為不才酷暴非法者則以為幹事人人相效惟恐不逮民罹其患無所訴告殆非陛下委任之本意也其被體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偶

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改過其路亡繇豈不痛惜哉兼訪聞天下茶塩酒税逐處長吏曲徇轉運使之意以求課額羨溢民則例遭配買商旅則倍行誅剥為國斂怨無甚於此且朝廷設按察提刑之職盖欲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令乃務為苛網人不聊生竊恐未為國家之福也比者幸屬郊禋咸禮大霈慶澤欲乞於赦書特行約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非重犯咸許自新後或不悛必寘於法庶使悔過之人免負終身之累

其諸處茶鹽酒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課利騷擾

人戸應係自来諸般調率且乞權罷以安海内生靈之

心伏望聖慈少賜省察

仁宗時拯引王旦等故事論奏曰臣讀先朝實録大中

祥符中并益二州歳滿當代先帝徧閲侍從官姓名謂

輔臣曰此等各有所長然求其文雅適用可委方面者

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肩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王

旦等曰方今下位豈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

代求賢不求其備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茲立朝之士誰為無過陛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梗於任使大都迭相稱譽近乎黨糾過訐非近乎公鑒其愛憎唯託上聖誠哉是言至切至當緣近世之患正在於此以四海之廣不患無賢而患在信用之不至爾且頃歲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遭險薄之輩假以他事中傷迨乎屏棄卒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譴如楊紘王鼎王綽

等雖曾叙用未復職任者並乞復與甄擢或委之繁劇必有成效如是則風化日益美賢傑日益聳積之以久和氣洽乎上下矣

拯知諫院請復封駁疏曰臣伏見朝廷近日凡有除改制命已行或物論未允者則臣僚上疏論駁因而追改者有之然未若精擇而後用之之審也故外議諠然謂進退可否之柄不專於上流聞四方大損國體且兩漢而下並以左曹給事中顯駁正之任李唐尤重其選若擢

用未當則論列于内不顯揚于外蓋不欲明君之過沽
已之直也近代則不然但建一策議一官則必揚言于
朝以為已功噫為臣之選豈當如是乎竊覩國家循舊
例置門下封駁司以近臣兼領未嘗見封一勑駁一事
但有封駁之名而無封駁之實因循不振豈不惜哉且
歷代典故淪廢多矣此局幸而未墜秖在舉而行之臣
請特正封駁之職選兩制以上慎重介直不撓者主之
或命諫官兼掌應有除授之制並先由門下其不可者

得以辨别是非封還詔勅如此則差易改正兼免漏泄

少裨聖政

拯又請先用舉到官疏曰臣伏覩近日降勅節文委中

書樞密院逐舉主二十人令舉堪充知州通判知縣各

一員者蓋國家精擇良吏之深旨也所有内外被舉之

人至今未見擢任兼訪聞逐路轉運使累有體量到州

縣長吏等其間不才貪猥之尤甚者欲乞所舉人内先

次進用令往彼衝替若俟人數足日方議差除則疲之

之民受害深矣況幅員至廣官吏至衆贖貨暴政十有六七若不急於用人以革其弊亦朝廷之深憂不可不察

捴又論委任大臣疏曰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巖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或異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癯瘠亦不能成無為之化也伏惟陛下以明叡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

能逃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爲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挺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甄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爲治抑所以爲害矣夫近臣中素有公望實才衆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邊陲不聳恬然便謂無事況諸路飢饉相繼財用不足府

庫虛竭士卒驕惰振舉紀律杜絶萌漸正是可爲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挾奸佞則蔽善而背公溺愛憎則賣直而嫁禍翕翕然但以勢利相軋茍得無恥豈有援賢進能之意乎倘令如是輩比肩並進而望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廉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向日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苟且忌刻姦險之徒當不令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爲哉臣以

孤賤之迹叨預言責之任圖所以爲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可上裨聖政萬分之一願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蒙幸

拯又論大臣形迹事䟽曰臣伏見朝廷累年以來凡進用庶官裁處大事必避形迹以爲公道上下相敵習以爲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敢用不才者以形迹而不敢去事有可爲者以形迹而不爲事有不可行者以形迹而或行此蓋苟避中傷以防後患爾爲身謀則可爲國

諫則不當如是此最時政之大害也且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官長諸司官長參舉僚屬俾公卿大夫而下各稱其職然後推誠委任坦無疑貳則中外協濟政務修舉如此而不臻治平者臣所未諭也臣伏讀唐書太宗朝或言魏徵阿黨者帝使温彦博驗之無狀因令彦博讓之且曰令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豈可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

吾已悔之矣又高宗嘗責侍臣不進賢才李安期對曰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設使堯舜皆已癃瘖不能用賢亦王化不行況天下至廣非無英彥但比近公卿薦引即遭囂謗以為朋黨況沈滯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擯所以人思茍免競為緘默若人主虛已招納廣務搜訪不忌恩讎惟能是用讒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君上非臣下所能致也高宗深納其言所以貞觀永徽之代最號太平者盖由廣延納之道推至

公之心使之然矣宜乎載在史冊煥為美談伏自陛下嗣守神器已逾二紀日御便殿孜孜求治雖古先格王未有如是之焦勞也而時多疵癘民未富庶國廩罕蓄邦計益削者何也蓋知人用人之道恐有所未盡爾昔齊桓公問管仲曰何者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夫管仲一諸侯佐爾猶慎於信用小人況巍巍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伏望陛下奮乾剛之威確然

英斷申命宰執進用賢雋斥去形迹之獘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倖察左右愛憎之説延中外讜直之議慎重名器振舉綱目則可使教惇于上民悅于下名天地之和氣致邦國於永寧惟在陛下日慎一日力行而已

拯又彈宋庠疏曰臣等今日中書傳諭奉聖旨宣示宋庠自辨及求退等事臣等蒙陛下擢任處之諫垣惟采取天下公議別白賢不肖敷聞于上冀陛下倚任常得

其人以熈大政不使貪冐非才者得以膠固其位害敗于事乃臣等之職分陛下所責任者也固不敢縁私詆欺變白為黒惑亂陛下耳目動揺大臣爵位以取竒譽巧資身計斯亦臣等所自信陛下所明照者也臣等昨於二月二十二日具劄子論列宋庠自再秉衡軸首尾七年殊無建明畧效補報而但隂拱持禄竊位素餐安處洋洋以為得筞且復求觧之際陛下降詔未及斷章庠乃從容遂止其請足見其固位無恥之甚也今乃自

辨謂臣等議論暗合己意臣等亦謂宋庠本意暗合天
下之議論斯不近於欺乎陛下所深察矣且云無過則
又不然臣等竊以前代至于祖宗之朝罷免執政大臣
莫不以其謨明無效取羣議而行也何則執政大臣與
國同體不能盡心竭節爲然樹立是謂之過宜乎當黜
非如羣有司小官之類必有犯狀挂于刑書乃爲過也
唐憲宗朝權德輿爲宰相不能有所發明時人譏之俄
以循默而罷復守本官憲宗聰明仁愛之主也德輿文

學德行之臣也當時罷免只縁循默不必指瑕未致罪名而然也至如祖宗朝罷免范質宋琪李昉張齊賢亦只以不稱職均勞逸為辭未嘗明其過也近歲方乃摭拾細故託以為名揚于外廷斯乃不識大體之臣上惑聖聽有乖舉措非所以責大臣之義也宋庠豈無細過臣等不言之者盖為陛下惜此事體臣等所陳惟陛下聖度詳處若以為是則乞依前来劄子早賜施行儻以臣等為謗讟時宰敢肆狂妄亦乞治正其罪重行降黜

臣等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極請選諫議大夫疏曰臣謹按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從四品下龍朔中改為正諫大夫開元初復舊凡置四人掌侍從規諫伏下後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歷代以至祖宗未嘗輕授近歲殊不選擇但以任敘遷如眘鏞等輩昏瞶不才而皆踐此職是以朝廷名器容易假人黍黷典常莫斯之甚臣欲乞今後應少卿少監等該磨勘改官如曾經職司委是素有才望

為衆所推者方得轉諫議大夫其餘不得徊入止授以大卿監所貴官無濫進流品益清

擬請選用提轉長吏官上䟽曰臣聞王者之總治天下也內則宰臣百執事外則按察之官刺史縣令而已若中外各得其人協心以濟則陛下垂拱仰成無為無事矣夫轉運使提點刑獄在乎察官吏之能否辨訟獄之寃濫以至生民利病財賦出入莫不㴑焉事權至重責任尤劇設非其人則一路受敝如州縣之職不舉按察

之吏又不以聞則朝廷無繇而知是一方之民有終無告者矣昔漢宣帝曰與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盖刺史縣令耳目接於民事政令所出慘舒攸繫令朝廷既以輕授又數數更易其才者雖有育民濟治之具亦烏所施設或又況庸庸者乎令粗舉一二條陳如左竊見近日除授轉運使但理資序不甚選擇若江西路劉緯利州路李熙輔皆知識庸昧衆所共知其提點刑獄亦未甚得人若廣西潘師旦江東令孤挺京西張

士安河北席平皆素非幹敏之才或無廉潔之譽猥當是選宜乎不任其職雖近例並委兩制奏舉然所舉之人或才者又格以徵文不用故不才者往往進焉乃是訶其細而忽其大恐非任才之意也欲乞今後應除轉運使先望實而後資考則所得精矣凡舉提刑若保薦之人不協公議即乞責其謬舉別委他官如此則可絶徇私之請矣刺史縣令前後條約非不丁寧其中濫進者亦衆如曹琰自通判便授潤州大郡果非理決人致

死又聞韓松知鼎州縁本州控接蠻界居嘗屯治軍馬舊係武臣知州後乞選差文資況韓松累任以不治聞豈可當此邉任乎欲乞今後應差知州並令有司精覈治狀審驗人才以州郡繁簡要僻差而授之庶幾不至敗事所有奏舉縣令即令流內銓選注緊劇不治之邑是則民瘼少而和氣可名矣伏望聖慈申命宰府奉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拯請選河北知州䟽曰臣近伴北使往回竊見河北當

路州軍各係近邊控扼之地所有知州等並是朝廷一一精選蓋欲謹邊防訓士卒以為急務今則不然但能增飾厨傳迎送使人及曲奉過客便為稱職則美譽日聞若稍異於此則謗議紛然往往因此降黜者有之緣每年兩次人使往來動經七八個月逐處豫為準備不敢少懈況去歲兩度非次人使乃是一年之内迎送絶無虚日又何暇畧謀訓練哉兼訪聞北朝日夕點集兵馬添創營寨但以西討為名然戎狄之心殊不可測議

者雖云盟誓堅固萬無負德且安不忘危利或生害又
況已然之兆不可不預為之備也臣觀一路武臣未甚
得人但售進市恩結挾弭謗爾一旦急用必無成功加
以邊備未完邊廩未實苟有騷動將何取濟此朝廷所
宜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緣邊及當路知州部署鈐轄
駐泊等並武臣中不以官位高下但選擢有武藝將材
可用者任之專責以守備撫馭之術如有實效不可以
浮議數有移替俾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至敗事如允

臣所奏即乞特賜指揮

拯請選廣南知州疏曰臣竊見廣南應係知州例差奏
蔭京朝官初任知縣及一考者伏惟世禄之冑鮮惇義
教童孺之歲便忝仕籍未嘗學政即使司民甫越朞年
又移典郡且一邑之事尚未練悉六條之重安可責成
地雖遠僻不可輕授方國家多務調率旁午遠民困重
尤在得人臣前任瑞州日具知其事或無職官處只是
知州獨負管勾其猥冗恣横之輩則惟誅求庸懦憒昧

者又全不曉事民罹其害無所訴告提刑轉運使憚其

遠惡復不能廵歷按劾但上下相蒙耳臣欲乞今後奏

蔭京朝官合該廣南知州者並令於次任知縣內選有

治績及舉主者方得差移併乞勘會元無職官處各選

置一員仍令轉運提刑司非時不得差出所貴闗掌郡

事輯寧異俗

　　援請選利州轉運使疏曰臣伏見中書劄子知巴州楊

佐奏暆體量得廵檢頡士寧為事過當非理打罵兵士

州司取勘及提刑轉運使廵歷到州問頬士寧有何不協只一向盤問所劾官況頬士寧與李熙輔有舊慮作本司採訪施行若頬士寧指論臣諂法何以遵守又見本路提刑司奏巴州見禁廵檢頬士寧并兵士等及轉運使李熙輔到彼審問據頬士寧口稱屈抑及分析知州不公事一面行遣差官往彼推勘及差利州通判史世隆往巴州權交替知州楊佐赴置院照勘奉聖旨令提刑司選清强官盡理取勘施行竊縁楊佐見為長吏

部下官屬既有不公理合體量按問今李熙輔乃憑信頗士寧分析一面差官往彼交替楊佐赴推院照勘顯是熙輔與士寧有舊挾私任性不遵詔勅若令舉劾之妄被誣者便下所司與人對勘則今後部下官屬有過長吏顧避不敢按問乃是廢格詔勅而容長姦惡此尤事體不可之甚也兼熙輔不才庸謬衆所共知臣先曾論列未賜施行況利州一路累經災傷人民凋敝全藉按察之官綏撫鎮靖其熙輔所為如此豈宜久居是職

必恐别生事端欲望朝廷選差㢘敏才識之士克本路轉運以安遠民如楊佐顯有贓私罪犯即令本路提刑司體量確實事狀聞奏依條施行

拯再請選轉運提刑䟽曰臣伏見諸路轉運使并提點刑獄自來朝廷凡有差除皆以資序叙遷或用臣僚薦舉閒容濫進未甚得人致一方之民必受其害如李熙輔張經等居按察之任當一路之重不能遵守詔勅振舉職業而挾私逞憾無所畏憚妄構刑獄恣行追攝雖

已銜替未足懲戒各乞重行黜降以警將來所有宣州

廖詢秀州邉瑀不公事迹中外傳聞昨因安撫奏劾方

此彰露而本路提轉殊失按舉居職不稱合正朝典臣

欲望聖慈應今後差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僚並請選素

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職不以資序深淺為限則逐

路得人而官吏有所禀畏矣

扆請置發運判官䟽曰臣竊以京師大衆之都屯兵數

十萬財用儲廪皆仰給於東南主是任者制置發運使

最為今之劇職固不可輕以授人况朝廷參用兩制假以事權委任之重不謂不至伏見發運使許元先自判官凡涖職八年東南利害無不周悉所以歲運不乏者蓋久任得人之明效也縁施昌言許元績用頗著切慮別有進擢則後来雖有才者必恐未能究財用出入之敫則無由辦集臣欲乞依許元例令置判官一員於朝臣内選差素有公望幹才者克如前久任所貴稔熟其事嗣守成規或昌言等緩急替移免致敗事

極請復韓贄等臺官疏曰臣竊見祠部員外郎韓贄屯
田員外郎孫抗太常博士閭詢等才識明茂資質純正
先任御史各以微累黜免多歷年所屢經恩宥勘會前
來所坐原情且非大故棄瑕亦合録用況御史臺闕官
甚衆奏舉罕得其人如贄等求之方今實為精選臣以
謂可復舊職必允清議伏望聖慈特名還臺或不如所
舉臣甘當同罪
極論河北帥臣疏曰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

歲水旱倉廩匱之可不深思遠慮而忽天戒也臣近上書以河朔連歲災傷公私匱之帥臣長吏尤在得人其有不須久任者乞於中外臣僚中推擇諳知彼中事宜敢任大責者專委付之俾綏撫疲民經畫遠圖庶幾後患可弭且河朔之於京畿猶心腹之與背脅義同一體休戚均之令災異如是豈可坐視其敝恬然以為無事但欲因循憚於更張措置可乎臣實懼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以河北事體至大帥臣等可用可罷速賜神斷天

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三